

普通话的
轻声和儿化

鲁允中 著

商务印书馆

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

鲁 允 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 年 · 北京

前 言

轻声和儿化是北京话的一个特征^①，而且轻声、儿化的使用，不仅是为了要说“漂亮的北京话”，它在词汇和语法上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②。所以，过去不少学者对轻声和儿化作过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③。今天，我们拿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普通话语音的活样板儿，因此，以今天的活的北京口语为基础，对北京话里的轻声和儿化做进一步的记录和描写，不仅可以为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而且还可以为推广普通话，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材料。这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

轻声和儿化是语音的问题，但是，也牵扯到词汇、语法的问题^④，因此，我们讨论时，在关系到语音问题的时候，就以北京音系为标准，在关系到词汇、语法问题的时候，一般就不受北京话的限制。至于在普通话里，哪些词儿应该读轻声或儿化，哪些词儿不读轻声或儿化，只有少数的情况有规律可循，

① 黎锦熙先生曾说：儿化韵“乃北语的特征，国语标准音中的重要分子也”。（见《国音分韵常用字表》[又名《佩文新韵》]序，1934年）

② 参见赵元任《新国语留声片课文·说明》，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③ 参见本书附录轻声和儿化研究论文选目。

④ 赵元任先生说：“有无轻声纯粹是词汇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编入词典。”（见《汉语口语法》中文译本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大部分只能按活的口语的习惯来确定。因此,我们就依照语音规范的原则,验证今天北京人的活的口语习惯,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里所收的五万多个词语,逐个儿地进行核查,编制了《北京话轻声词汇表》和《北京话儿化词汇表》,供大家研究、学习时参考。

对普通话轻声和儿化现象的描写说明,我们主要参考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不过有些地方由于自己研究不够,或对人研究的成果理解不透,可能产生差错,还请读者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不断得到徐世荣师和黄伯荣先生的帮助,他们指导我改正了不少错误;最后陆宗达、周祖谟师还在百忙中审阅过。两个《词汇表》曾经李继祥同志和刘泽民同志(他们两位都是北京人)逐条细审过,各有所指正,谨此致谢。

1991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节 轻声	1
一、轻声的性质	1
二、轻声产生的原因	4
三、轻声对汉字读音的影响	9
四、轻声在语言表达上的作用	15
五、哪些词应该读轻声	20
六、轻声规范问题的讨论	28
【附录】	
1. 关于轻声书面形式的意见	33
2. 北京话轻声词汇表	36
3. 轻声研究论文选目	65
第二节 儿化	68
一、儿化的性质	68
二、儿化韵的历史探讨	73
三、儿化对韵母的影响	83
四、儿化在普通话里的作用	99
五、哪些词应该儿化	117
六、儿化规范问题的讨论	130
【附录】	
1. 关于儿化书面形式的意见	139
2. 北京话儿化词汇表	142
3. 儿化研究论文选目	179

第一节 轻声

一、轻声的性质

“轻声”是对着重音来说的，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轻音”或“弱重音”^①。

在语言里，不论是一个多音节词还是一个短语，实际发音时，每一个音节的轻重程度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即不会以同样的强弱、轻重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吐，而是依着习惯，依着语言的节奏讲出来的。

不过，在汉语当中，把某些音节读得重一些，或者次重一些，在音韵结构上，或者说在区别意义上，不像在英语、俄语等语言当中显得那么重要。相对的，在北京话里^②，明显的弱读音节（轻声字）在整个的音韵系统里，却占着重要的位置。例如下面的一些双音节词，在北京话里，两个音节的轻重程度从来就是不相同的，它的后一个音节必定地要读轻声。

吆喝 磨烦 二乎 筐箩 灵便 把势 巴结
担搁 鼓捣 晃悠 就合 尾巴 钥匙 自在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文译本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轻声”这个术语是他在《国语罗马字研究》（1922年《国语月刊》1卷7期）一文里第一次提出的。

② 其他汉语方言如厦门话，轻声也有辨别词义的作用。参见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3—24页的例子。

炊帚 瓷实 活便 祸害 老实 本事(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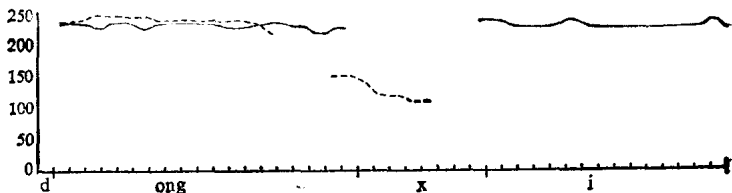
对头(仇敌) 人家(别人) 面糊(食物柔软)

盖火(炉火盖儿) 千斤(千斤顶)

所以,在北京话里,比在其他语言或其他汉语方言里,轻声的语音负荷要重得多,而重音或次重音实际上是不占地位的①。

北京话的轻声,从声学的角度来看,给人的明显的声感是音高幅度的压缩和持续时间的缩短,其次是音强的减弱②。

下面是利用浪纹计对轻声的声调特征所作的实验。通过比较,它可以明显地让我们看出相当的轻声词和非轻声词的声调在量的(音高和持续时间上)方面的变化。图中横线表示时间(每格为25毫秒);竖线表示声音振动的频率(每秒内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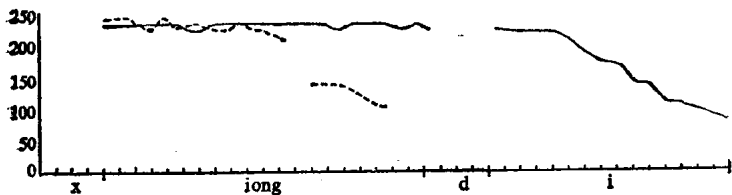
(图一) “东西 dōngxī”(实线)和“东西 dōngxī”(虚线)的调值

① 关于汉语词重音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参见厉为民《试论轻声和重音》。(《中国语文》1981年第一期第39—40页)

② 苏联 T. II. 扎多延柯说:“那种认为音节的弱化和音节强度的变弱有关系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强度变弱这一要素不是弱读音节的特点。”(见《中国语文》1958年12月号第587页)

苏联 H. A. 斯茨式涅夫也说:“在现代汉语里,词的重音实际上是以重读音节的音长为转移,而不是以重读音节的音强为转移。……它的重音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量的方面。”(见《中国语文》1959年1月号第34页)

动的次数)。实曲线表示两个音节都读的是原来的声调；虚曲线表示后一个音节变读轻声时两个音节的声调^①。



(图二) “兄弟 xiōngdì”和“兄弟 xiōngdì”的调值

任何一个声调的字，在一定的条件下，变读轻声的时候，都会引起声调的变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读轻声的音节总是紧跟在一个重读音节之后的，而且这个读轻声的音节的声调变化，是由前边的重读音节的声调来决定的。其变化大体上是^②：在阴平字后边的轻声字读半低调(2度)，听起来仿佛是短轻的去声，例如“说吧 shuōba”、“堆房 duīfang”、“恩典 ēndian”、“兄弟 xiōngdì”；在阳平字后边的轻声字读中调(3度)，例如“来吧 lái ba”、“裁缝 cáifeng”、“连累 liánlei”、“白话 báihuà”；在上声字后边的轻声字读半高调(4度)，听起来仿佛是短轻的阴平，例如“走吧 zǒuba”、“敢情 gǎnqing”、“抖搂

① 本图采用了 T. II. 扎多延柯的实验。

② 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只要记住轻声在半上声(21)后高，在其他声调后相对地低就可以了。(参见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文译本第26页)

赵元任先生早在1923年编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商务印书馆)里就曾对轻声的读法做过描写。其结果和现在的描写基本一致。

dǒulou”①、“典故 diǎngu”；在去声字后边的轻声字读低调(1度 1)，听起来仿佛是特别低降的短轻的去声，例如“去吧 qùba”、“佩服 pèifu”、“利索 lìsuo”、“细致 xìzhi”。

如果轻声后边再接一个轻声，那么这第二个轻声就依据第一个轻声字调的高低“逐级下降”一度。例如第一个轻声字读半低调(2度 1)，那么第二个轻声字就读低调(1度 1)，像“堆起来 duīqilai”、“开出去 kāichuqu”；如果第一个轻声字读中调(3度 1)，那么第二个轻声字就读半低调(2度 1)，像“拿起来 náqilai”、“抬下去 táixiaqu”，其他依此原则类推。

由于轻声本身没有固定的调值，而读轻声的字都有原来固定的声调(调值)，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把轻声看作是一种声调的变化，并作如下的说明：“所谓‘轻声’并不是四声之外的第五种声调，而是四声的一种特殊音变，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读得又短又轻的调子。一般地说，任何一种声调的字，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失去原来的声调，变读轻声。”②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从轻声的声学实质来看是确切的。

二、轻声产生的原因

我们说，任何语音现象，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社会现象。

① 上声字后边的轻声字，如果本来也是个上声字，那么这个轻声字的调高就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受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上声字变阳平的规律的影响，这个轻声字的调高要依阳平字后边的变读规律来定，读中调(3度 1)，例如“小姐 xiǎojiě”、“想法 xiǎngfǎ”、“找补 zhǎobu”、“老鼠 lǎoshu”等；另一种是前一个上声字变半上，这个轻声字就读半高调(4度 1)，像“抖搂 dǒulou”、“耳朵 ěrduo”、“痒痒 yǎngyang”、“椅子 yǐzi”等。也有两种读法都可以的情况，如“早起 zǎoqi”、“晌午 shǎngwu”、“小拇哥 xiǎomuge”等。

② 见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版)上册第11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北京话之所以没有借助于重读音节区别词义，在音韵结构上重音不那么明显，正如英语、俄语等语言没有借助于轻读音节区别词义，在音韵结构上轻声不那么明显一样，这完全决定于一种社会习惯，而不是由一种普遍存在的、对所有语言都适用的语言规律所决定的。因为许多语言的事实说明，即便是在语音本身具有相同的条件之下，也未必能产生相同的演变结果。

当然，不管语音的演变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掺合着各种因素的历史、社会过程，但是，任何一种语音现象的出现，也必然地要受语音本身内部规律的支配，或者说，也必然地存在着它可能产生的内部条件。就北京话里的轻声来说，我们也可以从汉语历史发展的情况推断它所以产生的条件。依据大家分析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汉语复音词的大量产生。跟古汉语相比，现代汉语里的复音词，特别是双音节词大大地增加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现代汉语的新词不断地增加，因而必然地要求语言从各个方面来丰富自己的表达手段。于是在古汉语音韵系统里不占地位的轻重音就逐渐地被利用起来了^①。它可以帮助我们不同含义的同音词区别开来，或者是把词的界线划得更清楚一些^②。

① 匈牙利学者陈国曾依据一种用婆罗迷字母转写的唐代汉语佛教文献考证，认为在八九世纪之间，某些（西北）汉语方言里已经存在有“轻声”了。（见《中国语文》1960年3月号第137页）

② 徐世荣先生指出：汉语“轻声是和重音相配合才存在的。”“汉语的词，也和别的民族语言一样，一个词有一个重音。这个重音很有用处，它可以明显地標示出这几个音节的密结性，标示出这是一个词（或词组）。……增加了语言的清晰，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大致可以从重音辨认。”按，徐先生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们平常用来说明轻声作用的例子，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说明重音在汉语中的作用的道理用在轻声上。（《普通话语音讲话》（十）见《文字改革》1957年10月号第47页。）

试看下面几个例句:

- ① 前几天他写了一份报告(bàogào)准备向领导报告(bàogao)调查的情况。
- ② 听大爷(dàye)说,过两天咱大爷(dàye)要去北京开会。
- ③ 作买卖(mǎimai)的要讲买卖(mǎimài)公平。
- ④ “早起(zǎoqǐ)早睡身体好”,所以妈妈总是晚上催着我们早睡,早起(zǎoqi)催着我们起床。

例①里前一个“报告 bàogào”不读轻声是名词,后一个“报告 bàogao”读轻声是动词;例②里前一个“大爷 dàye”不读轻声指“大祖父”,后一个“大爷 dàye”读轻声指“伯父”;例③里前一个“买卖 mǎimai”读轻声,是“生意”的意思,是一个词,后边的“买卖 mǎimài”不读轻声,是指“买”和“卖”,是个短语;例④里前一个“早起 zǎoqǐ”不读轻声,是个短语,是“早一点儿起来”的意思,后边的“早起 zǎoqi”读轻声,是“早晨”的意思,是一个词。

第二,轻声在发音生理上的特征。人们在说多音节词的时候,对每个音节是不会均衡地用力的,一般地在双方能听明白的地方就要省一点儿力,借以减轻发音器官的紧张和疲劳,在这些地方音响也就减弱了,因而形成了轻声。至于对汉语的每一个词来说,该不该读轻声,则完全由社会历史的习惯决定。某个多音节词里的某个音节,或者是某些语素,人们经常把它读得很弱,丢掉了原来的调子,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个固定读法。例如北京话里的一些使用频率大的构词后缀(肚子、石头)、助词(笑着、看过、他的书)、近于后缀的方位词(桌上、屋里)等已基本上都读轻声了。

第三，语言节律的要求。表现语言节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词的重读和轻读却是在许多种语言里存在的一种重要因素。在语流里轻重交替出现，就可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更富于弹性。汉语，特别是在北京话里口头上特别活跃的一些词，读轻声的较多，也有这个原因。^①例如下面这些口语色彩较浓的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在北京话里都读轻声：老实(lǎoshi)、厚道(hòudao)、迷糊(míhu)、干巴(gānbā)、掂掇(diānduo)、惦记(diànjì)、白天(báitiān)、出溜(chūliu)、嘟噜(dūlu)、勾搭(gōuda)、光滑(guānghua)、松快(sōngkuai)、窝囊(wōnang)、油水(yóushui)、笨篱(zhàoli)等等。

我们不妨试按北京语音(标音)来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明显地感到，由于有轻重音的交替，自然节律较强。(下边加圆点的字读轻声)

zhèng zài wǔhòu yīdiǎn de shíhou tā yòu lāshàng ge
正 在 午 后 一 点 的 时 候，他 又 拉 上 个
mǎimai zhè shì yītiān lǐ zuì rè de shíhou yòu gǎnshang
买 卖。这 是 一 天 里 最 热 的 时 候，又 赶 上
zhè yīxiàlǐ zuì rè de yītiān gāng zǒule jǐbù tā
这 一 夏 里 最 热 的 一 天。刚 走 了 几 步(儿)^②，他

①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增订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7年版)共收常用词3996个(按，也包括一些短语，如“有空儿来玩儿”)，初步统计其中共有多音节词语2865个，标注轻声的词语就有686个，约占23.9%。当然，这仅是就一种材料来看的，因为这个《词表》还有应标轻声而没标的，如报酬、教训、晌午、照顾等(按，这些词《现代汉语词典》都标轻声)。

② 凡北京习惯读儿化了的词，原文没有加“儿”字的，都按习惯加上“儿”字，外面加括号。

juédào yīdiǎnr liángfēng jiù xiàng zài jí rè de wūli
 觉到 一点儿 凉风 (儿), 就 像 在 极 热 的 屋 里
 cóng ménfēng jìnlai yīdiǎnr liángqì shide tā bù
 从 门 缝 (儿) 进 来 一 点 (儿) 凉 气 (儿) 似 的。他 不
 gǎn xiāngxìn zìjǐ kànkàn lùpáng de liǔzhī díquè shì
 敢 相 信 自 己; 看 看 路 旁 的 柳 枝 (儿), 的 确 是
 wēiwēi de dòng le liǎngxià jiēshang tūrán jiā duōle
 微 微 地 动 了 两 下 (儿)。街 上 突 然 加 多 了
 rén pùzili de rén zhēngzhe wǎng wài pǎo dōu zuǎnzhe
 人, 铺 子 里 的 人 争 着 往 外 跑, 都 攥 着
 ba púshàn zhēzhe tóu sì xià li zhǎo yǒule liángfēng
 把 蒲 扇 遮 着 头, 四 下 里 找: “有 了 凉 风 (儿) !
 yǒule liángfēng liángfēng xiàlaile dàjiā dōu rǎngzhe
 有 了 凉 风 (儿) ! 凉 风 (儿) 下 来 了 ! ” 大 家 都 嚷 着,
 jīhū yào tiàoqilai lùpáng de liǔshù hūrán biàncéngle
 几 乎 要 跳 起 来。路 旁 的 柳 树 忽 然 变 成 了
 tiānshǐ shide chuándázhe shàngtiān de xiāoxi liǔtiáor
 天 使 似 的, 传 达 着 上 天 的 消 息。“柳 条 儿
 dòngle lǎotiānyé duō shǎng diǎnr liángfēng ba
 动 了 ! 老 天 爷, 多 赏 点 (儿) 凉 风 (儿) 吧 ! ”

——节选自老舍《骆驼祥子》

总之,任何一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内在的条件。
 但是,其决定因素还是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习惯。上边我
 们所说的北京话里轻声的产生原因,只是揭示了它可能产生

的一些条件(不是必然的条件)①。至于轻声是在什么时代出现的,则由于缺少可依据的文献资料并受方块汉字的限制,更难确定。

三、轻声对汉字读音的影响

凡读轻声的音节(字),不仅在声调上起了明显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调子,而且由于弱读时音高幅度、持续的时间以及音强的变化,还往往影响到声母和韵母的发音,或者改变了它的音质,或者使它的语音结构成分部分脱落。下面仅就北京话谈谈由于轻声弱读所引起的声母和韵母的变化的一些现象。

1. 轻声弱读所引起的声母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不送气的清塞音(b、d、g)和清塞擦音(j、zh、z)浊音化了②。例如:

b 篱笆 líba → líba^③
月 饼 yuèbing → yuèbing^v
结 巴 jiēba → jiēba^v
d 速 度 sùdu → sùdu^v
疙 瘩 gēda → gēda^v

① 有人还提出轻声的出现和汉字的“使用频率关系密切”,“结合面宽的字,使用频率高”,念轻音的就多。(见殷作炎《关于普通话双音常用词轻重音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第1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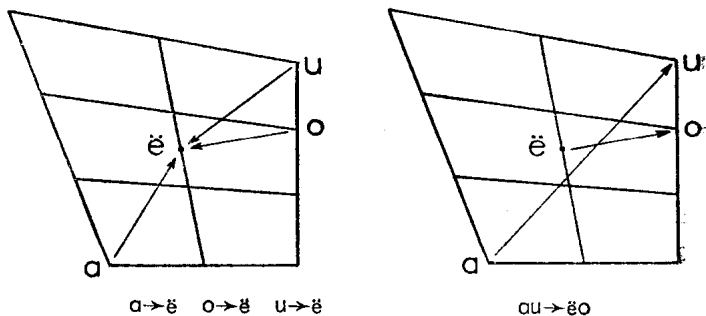
② 赵元任先生指出:在快速谈话中,弱化声母趋向于浊持续音,卷舌音zh, ch, sh都成为r, 硬腭音j, q, x都成为i, 如“王先生”wángxiānsheng → wángyānrēng, “报上”bàosheng → bàorāng。(见《汉语口语语法》中文译本第27页)按,这种说法为数极少,而且在一般的交际场合,在一般的口语速度下是很少出现的。

③ ‘v’号表示浊音化,如b=[b] j=[dʒ]

- 补钉 bǔding → bǔding
 g 玫瑰 méiguī → méiguī
 央告 yānggao → yānggao
 资格 zīge → zīge
 j 背静 bèijìng → bèijìng
 讲究 jiǎngjiu → jiǎngjiu
 滑稽 huáji → huáji
 zh 冷战 lěngzhan → lěngzhan
 政治 zhèngzhi → zhèngzhǐ
 慎重 shènzhong → shènzhong
 z 祖宗 zǔzong → zǔzong
 造作 zàozuo → zàozuo
 闲在 xiánzai → xiánzai

2. 轻声弱读所引起的韵母的变化, 主要表现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韵母里的主要元音趋向央元音, 并由于弱读时发音器官紧张度减弱, 使整个韵母变得较含混(参看元音舌位变化示意图)。例如:



元音舌位变化示意图

胳膊 gēbo → gēbē^①

看·不·得 kànbude → kànbēdě

蛤·蟆 háma → hámē

明·白 míngbai → míngbēi

樱·桃 yīngtao^② → yīngtēo

味·道 wèidao → wèidēo

妥·当 tuǒdang → tuǒděng

硬·朗 yìnglang → yìnglēng

哈·欠 hāqian → hāqin

安·闲 ānxian → ānxin

估·量 gūliang → gūling

石·匠 shíjiang → shíjīng

牡·丹 mǔdan → mǔdēn

刁·钻 diāozuan → diāozuēn^v

蚊·子 wénzi → wénzē^v

第二种是丢掉韵母，或者是韵母里的元音和鼻音韵尾清音化了。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声母为清擦音(f、s、sh、x、h)、送气的清塞擦音(c、ch、q)和送气的清塞音(p、t、k)的时候出现，因为这些声母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清擦持续音，那就有点近似耳语，尽管没有响元音作韵母，但也可以使人听得见。例如

f 豆·腐 dòufu → dòuf

包·袱 bāofu → bāof

① ‘..’号表示央元音 ē=[ə]。

② ao 实际读音为 au。

- 心腹人 xīnfurén → xīnfrén
 嚏喷 tìpen → tìpen^①
 腻烦 nìfan → nìfan^②
 拾翻 shífan → shífan^②
 s 心思 xīnsi → xīns
 螺丝 luósi → luós
 吊死鬼儿 diàosiguǐr → diàosguǐr
 风俗 fēngsu → fēngsu^②
 罗唆 luósuo → luósuo^②
 披散 pīsan → pīsan^②
 sh 闪失 shǎnshi → shǎnsh^②
 敦实 dūnshi → dūnsh
 冒失鬼儿 màoshiguǐr → màoshguǐr
 花哨 huāshao → huāshao^②
 澄沙 dèngsha → dèngsha^②
 艺术 yìshu → yìshu^②
 x 东西 dōngxī → dōngx
 消息 xiāoxi → xiāox
 爱惜 àixi → àix
 年下 niánxia → niánxia^②
 头绪 tóuxu → tóuxu^②

① “。”号表示清音化，如 q, ŋ。

② 1956年5月号《中国语文》第23页孙鼎生《语法研究不要被汉字困住》一文中引用了两个例句：“这个人真 hūsh”。“这个人 hǔlabājīd”。其中注音的两个词有两个读轻声的音节都丢掉了韵母（原文用注音字母注音，现改用汉语拼音方案）。